

## 附件 4

## 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陕北淤地坝治理：从“一沟泥”到“满沟粮”		参评项目	通讯（期刊）	
字数 时长	3860 字		体裁	通讯	
			语种	中文	
作者 <small>（主创人员）</small>	张静		编辑	张永军	
原创单位	《西部大开发》编辑部	发布端/账号/ 媒体名称			
刊播版面 <small>（名称和版次）</small>		刊播日期	2024 年第 8 期总第 336 期		
新媒体作品 网址				是否为 “三好作品”	否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p>陕北黄土高原，曾经是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淤地坝建设就成了黄土高原治理水平流失的有效手段之一。为展现这一举措治理的作用，记者深入陕北腹地，实地探访了多个淤地坝项目。通过对建设单位、所在区域群众的采访和实地查看，充分展现了淤地坝对水土保持、防洪减灾、生态修复、补充粮田等方面作用和影响。记者通过“一沟泥”的变迁、“满沟粮”的收获、黄土高原的“聚宝盆”形象撰文，深刻反映了 70 多年来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巨大成效。</p>				
社会效果	<p>文章通过对淤地坝建设的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陕北黄土高原的生态变迁，特别是带给老百姓生活的变化，刊发后社会效果明显。特别是总结梳理陕北地区通过 90 多万亩的淤地坝建设，实现年灌溉面积 4000 公顷，年增产粮食 3 亿公斤的巨大成效，形成治理成效、生态成效、经济成效、民生成效的大跃升。文章具有故事性、典型性、传播性。</p>				
（初推 评荐 评理 语由）	<p>作品选题紧淤地坝建设这一水土保持举措，通过清晰叙事逻辑、权威详实的数据、老百姓感受的对比，真是反映了黄土高原的生态治理成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签名： 2025 年 月 日</p>				



# 陕北淤地坝治理：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

● 文 / 本刊记者 张静

“梯田层层绕山头，座座坝地锁住沟。坡地林草盖被子，沟渠打坝粮园子。”在陕西榆林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如今满山苍翠，被誉为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在陕西延安安塞区的南沟村，一座座淤地坝拦沙淤地，一

道道梯田高低错落，漫山遍野的苹果长势良好，红彤彤的挂满枝头，昔日百姓眼中的“山窝窝”里挂满了“金果果”……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10个字精炼而传神地描绘了淤地坝的作用。或许很多人对淤地坝还很陌生，但在陕北，它却早已是百姓心中的“粮囤子”“钱袋子”，不仅守护着脚下的土地，更承载着百姓对未来丰收的期盼与喜悦。



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淤地坝

### “一沟泥”的变迁

黄土高原地区广泛流传着“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的说法，可见，淤地坝对当地人的重要性。

淤地坝一般由坝体、溢洪道、放水建筑物“三大件”组成，是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河道中，以拦淤泥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拦泥淤成的地叫坝地，在流域沟道中用于淤地生产的坝叫淤地坝，通俗地说，淤地坝从源头上封堵了向下游输送泥沙的通道，在泥沙的汇集和通道处形成一道人工屏障，不仅能够抬高沟床，降低侵蚀基准面，稳定沟坡，还能减轻沟道侵蚀，有效拦蓄坡面汇入沟道内的泥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资料统计，黄土高原沟壑区沟谷面积占总面积的40%左右，而产沙量却占75%左右，土壤侵蚀严重，林草措施不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只有依靠工

程措施拦水控沙。而在沟道中修建淤地坝是控制泥沙下泄最直接、最有效、最立竿见影的措施，这也是坡面林草、梯田等所不可替代的。

2017年榆林“7·26”洪水，泥沙含量每立方米800多公斤，凸显了陕北地区泥沙问题的严峻性；靖边县从1958年起，共建成坝库1236座，累计拦泥6亿多吨，实现区域90%面积不向黄河输送泥沙；富县2013年7月21日-22日12小时降雨145.5毫米，湫家沟和四十里长沟淤地坝分别拦蓄泥沙43.6万吨和34.2万吨，有效避免了泥沙下泄……类似事例还有很多。

那么淤地坝究竟什么时间形成？据资料显示，淤地坝在陕北已有几百年历史。最初为自然形成，距今已有450多年。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陕西子洲县黄土洼，因自然滑坡、坍塌，形成天然聚淤，后经加固修建形成高60米、淤地800余亩的淤地坝；清涧县辛关村、佳县仁

延川县梁家河坝地利用



家村还有150年以上历史的淤地坝；194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批准关中水土保持试验区在西安荆峪沟流域修建了一座坝高16.2米，集水面积6.17平方公里，库容26.3万立方米的淤地坝，这是黄委会在黄土高原地区修建的第一座淤地坝。

新中国成立后，淤地坝的发展历经了几个重要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启试验示范、60年代推广普及，70年代发展建设、到80年代至2014年小流域坝系建设，2016年起，开始实施除险加固项目。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陕西迎来淤地坝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高标准推进淤地坝建设。

### “满沟粮”的收获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淤地坝犹如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古老而脆弱的土地。

“我1953年来到陕北，那时这里满眼风沙滚，寸草不生、人烟稀少，治理水土流失任务很重。”现今已91岁高龄的水利部黄委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前任总工程师徐乃民，在榆林绥德辛店沟水土保持示范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感触很深。

“山是和尚头、沟是千丘丘，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是过去辛店沟的真实写照。

辛店沟属无定河中游左岸的一级支沟，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典型流域，也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每当暴雨倾盆而下，大量泥沙便随水流一同涌入黄河。

徐乃民介绍，当时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为了研究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规律，从1952年起，在无定河左岸选取了韭园沟、裴家峁沟、桥沟、辛店沟、王茂沟5条小流域进行试点，并摸索出多个治理模式。

先后开展水土流失规律、水土保持效益、水土保持生物等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后，在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筑成了陕北第一座大型淤地坝，开辟出了陕北

延安市宝塔区南沟淤地坝





子长县石家河淤地坝

第一片山地果园、陕北第一块水平梯田，并总结出了黄土丘陵沟壑区“梁峁修田建园戴帽子、沟坡植树种草披褂子、沟底打坝淤地穿靴子”的“三道防线”治理模式。

目前，该模式在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份100多条小流域治理中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实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的显著成效。如今的辛店沟，不仅不再向黄河输送泥沙，还成了绥德县山清水秀的“后花园”。

同样地处榆林市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曾是千沟万壑、植被稀少、黄土裸露的陕北贫困小山村，几乎年年遭天灾，十年九不收。面对穷山恶水，高西沟人并不认命。1953年起，为了打破“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生存困局，高西沟村干部群众填沟打坝修梯田，开始了初期水土治理。

“我们开始打了三个淤地坝，第二年便有两座被冲毁，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总结并反思，再不能按原来的建设方式，需另寻良策。”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原村委会主任高锦仁介绍。

高西沟人在不断实践和摸索中总结出“先治山，再治坡，再治沟”的治理模式，按照“山上缓坡修梯田，沟里淤地打坝堰；高山远山种树木，近村阳坡建果园；弃耕坡地种牧草，荒坡陡洼种籽条。”的综合治理方式，形成林草田各占三分之一

的“三三制”模式，开辟了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建设的先河。

至20世纪70年代，高西沟村已成功治理了85%的山沟区域，这一壮举显著优化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与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西沟村逐渐披上了绿装，河流变得清澈见底，粮食产量也实现了自给自足，一跃成为黄土高原上造林绿化与水土保持的典范村庄。

60多年来，高西沟人坚持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将“三三制”用地模式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三二一”模式，即三份林地、两份草地、一份耕地，成为全国生态治理先进示范县，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2015年2月高西沟村被水利部命名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2016年12月被水利部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农业旅游、生态家园式的产业，使高西沟村实现了“山青、水秀、果香、村美、人富”的愿望，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

延安市安塞区的南沟村，七八月的季节里，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宛如一幅丰收的画卷。苹果产业不仅装点了这片土地，更成为当地村民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重要支柱。

## 特别关注

而在老辈人口中，这里曾土地贫瘠，种得多收得少，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打下点粮食也不好卖的困境，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如何摆脱贫困，淤地坝派上了用场。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南沟2号淤地坝，发挥着拦泥蓄水作用。下雨的时候，它会拦截上游的泥沙，避免泥沙进入黄河，堤坝池里可以蓄水，淤积下来的泥土肥沃，可用来耕种，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种植和生态环境。

像这样的淤地坝，南沟流域共有4座。4座淤地坝布设在沟道中，充分发挥拦沙缓洪、固沟防冲、蓄水灌溉等功能，同时解决了南沟村3060亩山地苹果、50亩樱桃的灌溉问题，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从2015年起，南沟水土保持科技园开始建设，科技园承包了南沟村附近的山地进行大规模种植，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地租给科技园，同时参与植树工作，获得两份收入。此外，苹果、樱桃等经济林的发展，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能为群众带来收益。水土保持带来的绿色转化成为当地群众的生活福利。

目前，南沟村水土保持示范园共有1060亩矮化密植苹果园、100亩黑枸杞、60亩樱桃园、20亩草莓园，还有葡萄、油桃等十余个水果采摘品种，呈现

安塞区楼坪川小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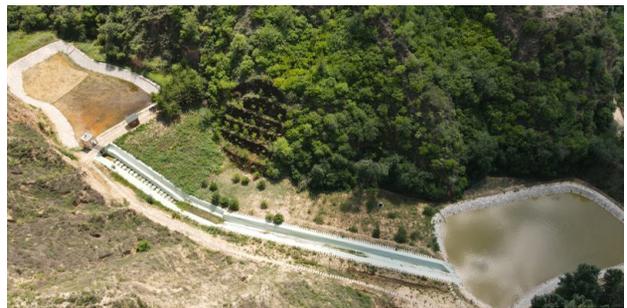
志丹县郝岔小流域

出山上栽下“摇钱树”，树上结下“金果果”。此外，还配套建设了休闲垂钓园、生态小木屋酒店等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实现了“华丽转身”。

### 黄土高原的“聚宝盆”

“在水土保持方面，它把沟道‘锁’住了，叫做‘金锁关’，然后把这个‘淤’起来的地，比喻成‘聚宝盆’。”这是陕北当地老百姓对淤地坝的总结。

无论是建设了几十年，还是才刚刚修建完工的，每一座淤地坝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他们有的或已“年老”，等待修复；有的初具雏形，还待完善。“年长”地块，高粱、玉米、向日葵等作物“竞相开放”，呈现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气势，产



上图：绥德县韭园沟水土保持示范园  
 下图：绥德县辛店沟柔性溢洪道新型淤地坝试验场

量要比坡地高8-10倍。

在延安，创造出“山岭缓坡修梯田，陡坡山间种林草、沟道打坝造良田”的黄土高原水保生态综合治理模式，已打造出延川梁家河、安塞南沟、宝塔薛张等一批“水美乡村、水富乡村”示范样板。全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3.07%，植被覆盖率提高81.3%，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变化，为全国提供了生态修复的“延安样本”。

在榆林，经过多年的实践，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建设重点逐步由分散治理向突出重点、规模治理转变，由一般治理向高效开发、精品示范转变，由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突出生态效益转变。目前，榆林年入黄河泥沙量已减少到2.12亿吨，全境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8万平方公里。

截至2023年底，陕西省淤地坝建设成果丰硕，共建成3.5万座，占全国近60%，榆林与延安两市占比高达98.7%。这些淤地坝累计形成67.62亿立方米库容，拦泥58亿吨，使年均入黄河泥沙量由8.3亿吨减少到2.68亿吨，显著减少黄河泥沙量，保护耕地与促

进退耕还林还草。同时，淤地90万亩，年灌溉面积4000公顷，年增产粮食3亿公斤，为生态与民生双赢贡献力量。

进入“十四五”，陕西省淤地坝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历经十多年前期工作的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正式立项实施，停滞多年的新建淤地坝项目和老旧坝改造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展开，成为黄土高原的“忠实守护者”。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未来，随着淤地坝建设的不断推进、技术的不断成熟、效果的不断提升，陕北地区的淤地坝将成为黄土高原上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修复、粮食增产的“聚宝盆”。

# 陕北淤地坝治理：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

文 / 本刊记者 张静

“梯田层层绕山头，座座坝地锁住沟。坡地林草盖被子，沟渠打坝粮园子。”在陕西榆林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如今满山苍翠，被誉为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珠”；在陕西延安安塞区的南沟村，一座座淤地坝拦沙淤地，一道道梯田高低错落，漫山遍野的苹果长势良好，红彤彤的挂满枝头，昔日百姓眼中的“山窝窝”里挂满了“金果果”……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10个字精炼而传神地描绘了淤地坝的作用。或许很多人对淤地坝还很陌生，但在陕北，它却早已是百姓心中的“粮囤子”“钱袋子”，不仅守护着脚下的土地，更承载着百姓对未来丰收的期盼与喜悦。

## “一沟泥”的变迁

黄土高原地区广泛流传着“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的说法，可见，淤地坝对当地人的重要性。

淤地坝一般由坝体、溢洪道、放水建筑物“三大件”组成，是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河道中，以拦淤泥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拦泥淤成的地叫坝地，在流域沟道中用于淤地生产的坝叫淤地坝，通俗地说，淤地坝从源头上封堵了向下游输送泥沙的通道，在泥沙的汇集和通道处形成一道人工屏障，不仅能够抬高沟床，降低侵蚀基准面，稳定沟坡，还能减轻沟道侵蚀，有效拦蓄坡面汇入沟道内的泥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资料统计，黄土高原沟壑区沟谷面积占总面积的40%左右，而产沙量却占75%左右，土壤侵蚀严重，林草措施不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只有依靠工程措施拦水控沙。而在沟道中修建淤地坝是控制泥沙下泄最直接、最有效、最立竿见影的措施，这也是坡面林草、梯田等所不可替代的。

2017年榆林“7·26”洪水，泥沙含量每立方米800多公斤，凸显了陕北地区泥沙问题的严峻性；靖边县从1958年起，共建成坝库1236座，累计拦泥6亿多吨，实现区域90%面积不向黄河输送泥沙；富县2013年7月21日-22日12小时降雨145.5毫米，湫家沟和四十里长沟淤地坝分别拦蓄泥沙43.6万吨和34.2万吨，有效避免了泥沙下泄……类似事例还有很多。

那么淤地坝究竟什么时间形成？据资料显示，淤地坝在陕北已有几百年历史。最初为自然形成，距今已有450多年。明代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陕西子洲县黄土洼，因自然滑坡、坍塌，形成天然聚淤，后经加固修建形成高60米、淤地800余亩的淤地坝；清涧县辛关村、佳县仁家村还有150年以上历史的淤地坝；194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批准关中水土保持试验区在西安荆峪沟流域修建了一座坝高16.2米，集水面积6.17

平方公里，库容 26.3 万立方米的淤地坝，这是黄委会在黄土高原地区修建的第一座淤地坝。

新中国成立后，淤地坝的发展历经了几个重要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启试验示范、60 年代推广普及，70 年代发展建设、到 80 年代至 2014 年小流域坝系建设，2016 年起，开始实施除险加固项目。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陕西迎来淤地坝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高标准推进淤地坝建设。

## “满沟粮”的收获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淤地坝犹如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古老而脆弱的土地。

“我 1953 年来到陕北，那时这里满眼风沙滚滚，寸草不生、人烟稀少，治理水土流失任务很重。”现今已 91 岁高龄的水利部黄委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前任总工程师徐乃民，在榆林绥德辛店沟水土保持示范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感触很深。

“山是和尚头、沟是千丘丘，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是过去辛店沟的真实写照。

辛店沟属无定河中游左岸的一级支沟，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典型流域，也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每当暴雨倾盆而下，大量泥沙便随水流一同涌入黄河。

徐乃民介绍，当时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为了研究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规律，从 1952 年起，在无定河左岸选取了韭园沟、裴家峁沟、桥沟、辛店沟、王茂沟 5 条小流域进行试点，并摸索出多个治理模式。

先后开展水土流失规律、水土保持效益、水土保持生物等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后，在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筑成了陕北第一座大型淤地坝，开辟出了陕北第一片山地果园、陕北第一块水平梯田，并总结出了黄土丘陵沟壑区“梁峁修田建园戴帽子、沟坡植树种草披褂子、沟底打坝淤地穿靴子”的“三道防线”治理模式。

目前，该模式在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份 100 多条小流域治理中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实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的显著成效。如今的辛店沟，不仅不再向黄河输送泥沙，还成了绥德县山清水秀的“后花园”。

同样地处榆林市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曾是千沟万壑、植被稀少、黄土裸露的陕北贫困小山村，几乎年年遭天灾，十年九不收。面对穷山恶水，高西沟人并不认命。1953 年起，为了打破“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生存困局，高西沟村干部群众填沟打坝修梯田，开始了初期水土治理。

“我们开始打了三个淤地坝，第二年便有两座被冲毁，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总结并反思，再不能按原来的建设方式，需另寻良策。”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原村委会主任高锦仁介绍。

高西沟人在不断实践和摸索中总结出“先治山，再治坡，再治沟”的治理模式，按照

“山上缓坡修梯田，沟里淤地打坝堰；高山远山种树木，近村阳坡建果园；弃耕坡地种牧草，荒坡陡洼种柠条。”的综合治理方式，形成林草田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模式，开辟了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建设的先河。

至20世纪70年代，高西沟村已成功治理了85%的山沟区域，这一壮举显著优化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与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西沟村逐渐披上了绿装，河流变得清澈见底，粮食产量也实现了自给自足，一跃成为黄土高原上造林绿化与水土保持的典范村庄。

60多年来，高西沟人坚持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将“三三制”用地模式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三二一”模式，即三份林地、两份草地、一份耕地，成为全国生态治理先进示范县，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2015年2月高西沟村被水利部命名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2016年12月被水利部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农业旅游、生态家园式的产业，使高西沟村实现了“山青、水秀、果香、村美、人富”的愿望，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

延安市安塞区的南沟村，七八月的季节里，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宛如一幅丰收的画卷。苹果产业不仅装点了这片土地，更成为当地村民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重要支柱。

而在老辈人口中，这里曾土地贫瘠，种得多收得少，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打下点粮食也不好卖的困境，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如何摆脱贫困，淤地坝派上了用场。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南沟2号淤地坝，发挥着拦泥蓄水作用。下雨的时候，它会拦截上游的泥沙，避免泥沙进入黄河，堤坝池里可以蓄水，淤积下来的泥土肥沃，可用来耕种，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种植和生态环境。

像这样的淤地坝，南沟流域共有4座。4座淤地坝布设在沟道中，充分发挥拦沙缓洪、固沟防冲、蓄水灌溉等功能，同时解决了南沟村3060亩山地苹果、50亩樱桃的灌溉问题，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从2015年起，南沟水土保持科技园开始建设，科技园承包了南沟村附近的山地进行大规模种植，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地租给科技园，同时参与植树工作，获得两份收入。此外，苹果、樱桃等经济林的发展，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能为群众带来收益。水土保持带来的绿色转化成为当地群众的生活福利。

目前，南沟村水土保持示范园共有1060亩矮化密植苹果园、100亩黑枸杞、60亩桃园、20亩草莓园，还有葡萄、油桃等十余个水果采摘品种，呈现出山上栽下“摇钱树”，树上结下“金果果”。此外，还配套建设了休闲垂钓园、生态小木屋酒店等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实现了“华丽转身”。

## 黄土高原的“聚宝盆”

“在水土保持方面，它把沟道‘锁’住了，叫做‘金锁关’，然后把这个‘淤’起来的地，比喻成‘聚宝盆’。”这是陕北当地老百姓对淤地坝的总结。

无论是建设了几十年，还是才刚刚修建完工的，每一座淤地坝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他们有的或已“年老”，等待修复；有的初具雏形，还待完善。“年长”地块，高粱、玉米、向日葵等作物“竞相开放”，呈现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气势，产量要比坡地高8-10倍。

在延安，创造出“山崩缓坡修梯田，陡坡山间种林草、沟道打坝造良田”的黄土高原水保生态综合治理模式，已打造出延川梁家河、安塞南沟、宝塔薛张等一批“水美乡村、水富乡村”示范样板。全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3.07%，植被覆盖率提高81.3%，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变化，为全国提供了生态修复的“延安样本”。

在榆林，经过多年的实践，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建设重点逐步由分散治理向突出重点、规模治理转变，由一般治理向高效开发、精品示范转变，由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突出生态效益转变。目前，榆林年入黄河泥沙量已减少到2.12亿吨，全境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8万平方公里。

截至2023年底，陕西省淤地坝建设成果丰硕，共建成3.5万座，占全国近60%，榆林与延安两市占比高达98.7%。这些淤地坝累计形成67.62亿立方米库容，拦泥58亿吨，使年均入黄泥沙量由8.3亿吨减少到2.68亿吨，显著减少黄河泥沙量，保护耕地与促进退耕还林还草。同时，淤地90万亩，年灌溉面积4000公顷，年增产粮食3亿公斤，为生态与民生双赢贡献力量。

进入“十四五”，陕西省淤地坝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历经十多年前期工作的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正式立项实施，停滞多年的新建淤地坝项目重新上马，新一期病险淤地坝和老旧坝改造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展开，成为黄土高原的“忠实守护者”。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未来，随着淤地坝建设的不断推进、技术的不断成熟、效果的不断提升，陕北地区的淤地坝将成为黄土高原上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修复、粮食增产的“聚宝盆”。